

## 59 收容石友三

一九二九年五月，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石友三與韓一致行動，脫離西北軍，投靠南京，被蔣介石委以第十三路軍總指揮、安徽省政府主席。十二月，蔣為拆散韓、石，調石部南下廣東。石疑蔣欲在南下途中偷襲其部隊，遂與唐生智聯手反蔣，在浦口隔江炮擊南京，打了個蔣措手不及。蔣震怒，調兵討石。石退往豫南，受到韓的庇護，事情不了了之。唐反蔣失敗後，經韓從中斡旋，石官復原職，調駐豫北新鄉一帶。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石加入閻馮反蔣聯軍，擔任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同時被閻委以山東省政府主席，率部開赴魯西作戰（是時韓復榘軍正在山東與晉軍鏖戰）。戰爭末期，石與閻意見分歧，乃自行撤出戰鬥，移駐冀南、豫北，同時與張學良暗中聯絡。中原大戰最終以東北軍入關援蔣，閻、馮慘敗而告終。石經張、韓向南京方面疏

通，仍被蔣任命為第十三路軍總指揮，駐軍河北順德（邢臺）一帶，直接受張節制。

中原大戰結束後，石友三軍相對完整，又截獲大量晉軍潰兵的武器及軍需，還收編了劉春榮的部隊（劉被部下所殺），因此實力大增，下轄二個甲種師、四個乙種師、一個騎兵旅、一個炮兵團、一個特務團、一個工兵團、一個鋼甲車隊，總兵力五萬六千人，其實力與韓復榘第三路軍不相上下。

石友三軍實力不菲，但軍餉出了問題。石部餉項月需六十萬元，但中央及東北財政困難，每月籌給石部餉項不足一半。石索要一省地盤，自籌部分餉項，河南、綏遠均可，但各省皆已有主，難以安排。而且石一貫桀驁不馴，反覆無常，所部戰鬥力又極強，是一個「燙手的山芋」，誰也不敢沾。張學良的參謀長馮翼翹說：「中央希望石往北邊來，我們希望石往南邊去。」於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石對蔣、張十分不滿。

更令石友三難以接受的是，張學良主張「與其兵多受餓，不如實行縮編」，要將石部裁撤一半，編餘的三個師遠調黑龍江補充東北軍。

一九三一年五月下旬，汪精衛、胡漢民、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組織國民政府，與

一九三一年七月，石友三就任廣州國民政府委任之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形成寧粵對峙。

正在進退維谷的石友三決定利用蔣介石全力對付粵方、無暇北顧之機，首先對張學良用兵，於是派人四處活動，廣泛聯絡前西北軍袍澤及晉軍將領共同起事，倒蔣反張，首先得到晉城孫殿英的回應。

粵方為建立反蔣同盟，派鄒魯北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及北方各地方實力派聯絡。閻、馮等立即予以積極回應。

客居大連的閻錫山通過賈景德轉告孫殿英：「對方如攻漢章，晉軍應以重兵援助。否則大家應推韓向方為領袖，則北方方能大成。」<sup>(註一)</sup>閻致信晉軍諸將領，全力助石驅逐張學良。晉軍將領遵閻囑，派代表孫楚與宋哲元、龐炳勳聯絡，並派代表赴濟晤韓，極表擁戴。

隱居山西峪道河村的馮玉祥，始終與韓復榘、石友三保持信使往來。石多次派代表看望馮，表述倒蔣反張之決心。在中原大戰中慘敗的馮，反蔣之志彌堅，無論是誰，只要反蔣，便是同志。馮見廣東方面已公開討蔣，認為重整旗鼓、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馮高興地對左右說：「此誠討蔣以來未有之機會。」馮親自執筆分別致函舊部及晉軍將領，促其出兵，聯石打張，並代石擬訂作戰計畫：

一、石友三軍沿平漢路正面北攻，擔任主力。

(註一) 〈晉城孫殿英致順德石友三沁電〉，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雜派民國二十年往來電文錄存》，「閻檔」，四八／一三〇〇。

二、晉軍自張家口、北平以西、保定以北出兵。

三、韓復榘軍沿津浦路北攻滄州，最終與友軍會師平、津。

四、吉鴻昌、張印湘、葛運隆等部自信陽沿平漢路北進，襲取鄭、汴，東進徐州，解除韓軍後顧之憂。

五、宋哲元、孫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晉城等地東進。

按馮玉祥計算，以上兵力約有三十萬，如齊心協力，擊敗張學良毫無問題，與蔣介石也有一搏。

經馮玉祥努力撮合，信陽吉鴻昌、晉城孫殿英、高桂滋、大名劉桂堂均表示願與石一致行動；宋哲元態度曖昧；孫連仲不置可否；龐炳勳對孫殿英代表說，北方大家都幹，並有把握，他就幹。若少數人幹，他絕不幹！

各方最為關注的山東韓復榘，則態度超然，令人莫測。

七月三日，躊躇滿志的馮玉祥致電汪精衛、孫科等：「擬將敝部編為三個集團軍暨兩個獨立部隊。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以石友三任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以韓復榘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至孫連仲、吉鴻昌，擬俟發動時，任為獨立部隊司令官。」<sup>(註二)</sup> 不管粵方採納與否，馮先為自己設計了一幅「新西北軍」藍圖。馮誇大其詞地電告粵方：「此間各將領經數度磋商，已

(註二) 〈馮玉祥致精衛先生並許孫科、陳濟棠、李宗仁、古應芬諸先生電〉，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馮玉祥發電抄本》。

趨一致，晉方亦表示同情。石若發動，晉軍決取一致行動。」粵方樂不可支，立即派李漢魂為代表來順德與石友三聯絡，許以國府委員及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隨之又匯來五十萬元。

實際上，各方最關注的還是韓復榘的動向，而韓之態度一直尚未明朗。韓與石有很深厚的歷史淵源，每遇重大事件及關鍵時刻，二人必定協調立場，一致行動。北方各實力派中以韓最強。

《國聞週報》曾評論：「現時握華北治安樞紐者，厥為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sup>(註三)</sup>由於韓

軍位於津浦路中段，是石軍不可或缺的强大右翼，閻錫山、馮玉祥都認為能否把韓爭取過來是倒蔣反張事業成敗的關鍵。程希賢在順德致電韓：「今日接得天津密電，謂閻、馮二公均以現下局面無吾兄領導北方將領共同的幹，不能解決。已密令駐晉各軍一致擁護我兄。徐（永昌）、楊（愛源）均極同意。閻並電粵政府請給兄一較當名義。廣東覆電擬任兄為北方各省聯軍總司令，致電漢章徵詢吾兄同意。」<sup>(註四)</sup>馮玉祥多次派秦德純等人赴濟南與韓聯絡。蔣介石派邵力子長駐濟南，隨時向南京報告韓復榘、馬鴻逵動向。蔣急電駐韓代表蔣伯誠轉告韓：「中（蔣中正）可保證東北絕無攻擊漢章之理，請向方兄囑其安心。」<sup>(註五)</sup>

韓復榘同情石友三是顯而易見的，但對其輕談用兵深感憂慮，尤其對各實力派向閻錫山、馮

（註三）〈魯韓信使往來〉，《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二十九期，〈一周問國內外大事述評〉，第二頁。

（註四）〈順德程偉儒致濟南韓復榘支電〉，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石友三部民國二十年往來電文錄存》，「閻檔」，五〇／一七九九。

（註五）〈蔣中正電蔣伯誠保證東北絕無攻擊石友三之理囑韓復榘安心〉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籌筆》，第五十七冊，「蔣檔」，〇四〇〇九〇。



玉祥所作之種種承諾表示嚴重懷疑。當年唐生智倒蔣之教訓仍記憶猶新。更有一層，韓雖不滿蔣介石之「削藩」方略，但畢竟在華北仍有一席之地。若受他人唆使，與石一道倒蔣反張，鋌而走險，且不說失敗，即便是大功告成，江山易主，也很可能是為他人做嫁衣。六月二十日，韓致電石：「時局不靖，各方情形極為複雜，吾輩必須力持極穩重鎮靜之態度，方可應付環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勢並無若何變更……吾輩在相當時期，惟有順應潮流，對於各方多說好話，委曲求全，不可舉止不定，致貽後悔也。」<sup>（註六）</sup>石對韓消極態度十分不滿，覆電韓：「弟在外二十餘年，認為痛癢相關，相愛過於手足者，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唯謹。但以現在環境困難，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雖無天堂地獄之甚，確有雲泥之別。兄處蔣、張之間，蔣信張托，可謂進退自如，擒縱隨意；而弟之進退得咎，有適得其反，其困苦艱難較甘棠東進時我兄之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此時弟但有一線希望，絕不如此作，事實上之逼迫至於如此也。」蔣亦對韓之深藏不露而疑慮重重，他在日記中寫到：「韓向方之存心令人無從捉摸，則北方安危亦無從捉摸矣。」<sup>（註七）</sup>

就在石友三發動前數日，馬鴻逵秉承蔣介石意旨，連夜由泰安趕到濟南，凌晨直闖省府東大樓，是時，韓復榘方起床，正在洗漱。馬劈頭就問韓對石友三之變持何種態度。韓很警覺，知道

（註六）〈濟南韓復榘致順德石友三號已電〉，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華派民國二十年往來電文錄存〉，「閻檔」，五〇／一七二七。

（註七）《蔣介石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事略稿本》，「蔣檔」。

他是來替蔣作說客的，索性將計就計，摸一摸南京方面的底牌，同時也可通過馬的傳話，使南京方面有所顧忌。韓故意沉下臉來，說：「中央對我有成見，收拾了漢章後，一定不會饒過我。所以這次我要與漢章聯合拚一下。他攻北平，我取天津。」馬煞有介事說：「如此說來，我們兩人立場不同，請你叫軍法處李處長將我捆綁收押，別無可說！」韓夫人忙在一旁勸解：「你們二人親如同胞兄弟，有事大家好好商量，不必著急。」韓緩和下來，說：「老弟，不要著急，我們可以慢慢地說。」馬堅持說：「事情緊急，沒有時間慢慢談。你如有改變主意可能，我們可以再說，否則，請快點扣押我！」韓說：「有改變的可能。」於是馬開始陳說利害，勸韓一定不要助石倒蔣。韓試探著問：「你的意見是該怎麼辦？」馬反問：「你對漢章是要報復呢，還是救他呢？」

（中原大戰初起時，石曾配合萬選才、孫殿英在豫東襲擊韓軍。）馬沒等韓回答，先提供兩種選擇：「要報仇，現在你我聯合出兵，部署在河北、山東交界，他向平、津出動時，我們擊其後背，一舉將他消滅；如果你要救他，現在就請你約秘書來，擬一電報，我們聯名警告漢章不要妄動，否則我們要加以討伐。石漢章接到這封電報，必然有所顧忌，而打消叛亂之意。這就是愛護他，救了他。」韓理清了蔣的意圖，便明確告訴馬，兩種辦法都不可取，而是：「我不動，讓漢章一個人去搞。」馬問：「你看漢章的兵力能攻下北平嗎？」韓故意說：「應該不成問題。」馬警告說：「你們不要把東北軍估計過低。你不動是很好，但我還有兩個建議：一，不讓石漢章的潰軍退到你山東境內。二，不收石漢章一兵一卒，一槍一彈。」韓乘機試探問：「照你看，他這次一

定要失敗嗎？」馬回答：「漢章當然一定失敗，並且依我估計，他如果一意孤行，不出一個星期就會失敗，並且敗得很慘！」韓沉吟良久，未置可否。馬走時，韓赴車站送他上火車。馬臨行時，再三叮囑：「今天我們所談的事，你此時有無變更？」韓笑道：「老弟，你怎麼這麼囉嗦！話已講定，決照你的意思，言而有信，不會改變。」（註八）韓復榘一席話不過是給馬一個順水人情，讓他好向南京交差。

東北軍從六月中旬即開始向關內源源不斷，大量調兵，于學忠部已在保定完成集結，對石軍取包圍之勢。十六日（石友三發動前兩天），張學良派范浦江由平抵濟，與韓復榘商討共維華北和平事宜。

不久，石友三獲悉張學良因病住院，不能視事。又有傳言，張病危，恐不治。更有傳言，避居四川的吳佩孚與昔日舊部、現東北軍將領于學忠又有聯絡，似將有對東北軍不利之舉。

石友三得到以上消息，不辨真假，便以為時機成熟，決定立即發動。

七月十八日，石友三在順德就任廣州國民政府委任之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二十日，發表討蔣通電。

### 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石友三

#### 總參議程希賢

（註八）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第一百七十二頁。



總參贊張化南

前敵總指揮孫光前 副總指揮唐邦植

第一軍軍長孫光前(兼)

第二軍軍長米文和

教導師師長程希賢(兼)

手槍旅旅長畢文山

騎兵旅旅長張德昌

游擊隊隊長沈克

石友三首先切斷南北交通，十九日揮師北上，二十日進抵石家莊。

十八日，以劉峙為首的蔣系將領發表擁蔣討石通電。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蔣介石、張學良分別通電討伐石友三，免去石本兼各職，所部第十三

路軍歸韓復榘節制。是日蔣任命：

北路集團軍總司令張學良

第一軍團總指揮于學忠

第二軍團總指揮王樹常

南路集團軍總司令劉峙

第一軍團總指揮 胡宗南

第二軍團總指揮 顧祝同

第三軍團總指揮 陳繼承

總預備集團軍總司令 韓復榘

第一軍團總指揮 馬鴻逵

第二軍團總指揮 孫桐萱

第三軍團總指揮 曹福林

石友三發動後，韓復榘態度漸趨明朗。十八日（石發動之日），韓向蔣介石代表邵力子明確表示：服從中央命令，向石作最後之勸告。十九日，蔣電王樹翰：「下令免石職時，兼敘該部准歸韓指揮，以安韓心，而堅其志也。」<sup>（註九）</sup>二十日，蔣電邵轉告韓：「石即通電叛變，政府不能不明令討伐。請向方兄即照前電從速進行，將是石改編。石部以及其番號歸向方兄全權處理可也。」<sup>（註一〇）</sup>二十二日，韓發表「養」電，響應劉峙等蔣系將領十八日「擁蔣反石」電，謂：

「苟有味大義破壞和平者，自當是視為公敵。渠當追隨諸公之後一致進行，以附救國救民之初

（註九）〈蔣中正電王樹翰下令免石職時兼敘該部准歸韓復榘指揮轉商張學良〉，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籌筆》，第五十八冊，「蔣檔」，〇四／〇一八九。

（註一〇）〈蔣中正電邵力子石友三已叛應明令討伐石部番號餉項由韓復榘處理〉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籌筆》，第五十九冊，「蔣檔」，〇四／〇二二四。

心。」(註一一)

石友三發動當日即約韓復榘同時行動，石部沿平漢線北上，韓部沿津浦線北上，分進合擊，會師平、津。韓亦於當日(十八日)覆電石，說明華北局勢，勸其千萬不可妄動。石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竟置韓最後勸阻於不顧，次日即率軍北上，沿途遍貼「歡迎韓主席馬總指揮」等大幅標語以製造輿論，同時頻頻電韓，從速出兵策應。二十三日，韓向石發出十萬火急電，勸其「懸崖勒馬」，就地停止行動，願代向蔣介石、張學良迴旋。石接電，大怒，非但拒不覆電，還命令電臺今後不准再接收韓電。二十五日，韓致電張學良：「復榘等以私誼曾迭電石，敦勸以大局為重，勿信人蠱惑利用。石仍不容納，且無覆電。今石行動即已明顯，復榘等絕不因私廢公，自當追隨鈞座，一致進行。」(註一二)韓雖表示要與中央「一致進行」，但也向蔣、張明確表示，囿於歷史淵源及袍澤情誼，對石「實難用兵」，請予諒解。

石友三發動次日(十九日)，馮玉祥致電韓復榘，要求其「即日發動，協助漢章」，「萬不可稍有觀望，致陷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勢之感。」更告知韓：「晉境各軍，皆已準備回應漢章。」(註一三)二十日，馮再電韓，促其立即出兵助石，有「張不走則蔣賴以存；蔣不去則國何

(註一一)《北平晨報》，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註一二)《北平晨報》，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一三)《馮玉祥致韓復榘電》，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馮玉祥發電抄本》。

以活？」之語。

而實際情況是，石友三發動後，除劉桂堂這支土匪軍外，各方面無一人出兵助石。

按約定，晉軍應與石軍在石家莊會師，而石軍進抵石家莊後，全不見晉軍蹤影。石派員見孫楚，孫支吾其辭，顧左右而言他。原來晉軍將領只是表面敷衍閻錫山，實則不以為然。「因中央月給百萬，縱得平、津，亦為石所有，於晉無利也。」馮玉祥再致電晉軍徐永昌，仍不得要領。

二十三日，馮玉祥電宋哲元，促其認清當前大好形勢，共同完成這「當仁不讓之偉業」。然而經過「蔣馮之戰」及「中原大戰」，馮昔日舊部對馮之戰略眼光及政治謀略皆極為失望。當年馮用自己的本錢去搏，別人無話可說。現在他要用別人的本錢去搏，別人自要掂量掂量。無論馮如何搖旗吶喊，外柔內剛，棉裡藏針的宋哲元全不為所動。

龐炳勳更是滑得可以，非但不出兵，還要向馮玉祥表忠心：當年石友三叛過先生，斷不能助他！弄得馮哭笑不得。

連當初信誓旦旦要與石友三榮辱與共的孫殿英，在蔣、張答應加餉十萬元後，於十七日致電張，謂石「不顧信義」，表示對張唯命是聽，絕不作忘恩負義之事。

石友三大失所望，但討蔣通電已發，師行在途，勢成騎虎，只得孤注一擲打到底了。

自從石友三發動後，蔣介石、張學良都十分緊張，因為石軍的戰鬥力不容低估。蔣一面令顧祝同北攻順德，一面促晉軍商震部速出娘子關協攻。張令于學忠負責平漢線正面作戰，集結五六

萬精銳部隊在保定以南之方順橋一帶。是時東北軍主力幾乎全部調入關內。東北軍將領曾作了個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東北軍為了討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來，而且連掃帚疙瘩都拿出來了。」

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曾調七八萬東北軍入關，此次討石，又調三四萬軍隊入關，致使東北軍後方空虛，為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機會。

起初，石友三軍一路北上，其鋒甚銳，二十八日進抵保定以南，直逼平、津，部分東北軍將領提出要退回關外。值此關鍵時刻，山西省政府主席、晉軍將領商震奉蔣介石命令，率五個旅出兵娘子關討石，戰局發生戲劇逆轉。絕處逢生的張學良從津浦線上調來王樹常第二軍團，與平漢線于學忠第一軍團會合，從二十八日起，在南大冉與石軍展開殊死決戰。石軍連續三晝夜發動猛攻，始終未突破東北軍防線，漸成強弩之末。是時，南路蔣軍胡宗南第一軍團攻占順德；陳繼承第三軍團進薄高邑；商震晉軍逼進石家莊。石軍三面受敵，終於不支，於三十一日宣布總退卻，頓時兵敗如山倒，潰不成軍。

石軍前敵副總指揮唐邦植見大勢已去，勸石友三：「我們退往山東找韓向方吧。」石餘怒未消，把桌子一拍，說：「我不能便宜韓復榘！」（註一四）

八月四日，石軍在張、蔣、商三方夾擊下幾乎全軍覆沒，前敵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孫光前被

（註一四）唐邦植：〈回憶石友三倒張之役〉，《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二百零五頁。



劉峙捕殺；第二軍軍長米文和被東北軍俘擄；石友三走投無路，最終還是帶著總參議程希賢、總參贊張化南去了濟南，因為他知道，現在也只有韓復榘有膽量、有能力保護他了。

石友三從起事至失敗，僅半月時間，這在軍事史上也是一個奇蹟。

石友三先在德州致電韓復榘，請代向張學良關說，只要保證其下野及出國安全，願將所部交韓收編。韓電告蔣介石，謂頃接石電，彼將一走了之，請求榘代收部下。蔣覆電，稱石反覆數次，絕不可靠。命顧祝同、王樹常阻截石殘部入魯。

韓復榘決心保護石友三，八月四日，對蔣介石之代表邵力子說：中央如令本人負責收容石部，石部將服從。石若來魯，本人必保證其生命安全。邵當日返寧覆命。是日，張學良代表范浦江來濟，與韓討論石殘部解決辦法，並希望共維華北大局。蔣見韓執意要保石，便作了個順水人情，准韓收容石殘部，並匯去二十萬元收編費。

八日，石友三在德州通電下野。

九日，石軍前敵副總指揮兼師長唐邦植、師長梁芳啟率張國乾旅、王心德旅、及特務旅等殘部經衡水、棗強開赴山東德州，聽候韓復榘收編。韓派曹福林前往德州點驗收編。經點驗，石軍殘部有四個團，約六千人。曹將石軍殘部編成一個旅，新番號是第二四一旅，以唐為旅長，與第三路軍展書堂旅合編為第八十一師，展升任師長。另有少量石軍殘部補充喬立志第七十四師。

一日，石友三率二三十騎乘夜幕馳入濟南，直奔省府東大樓。石見到韓復榘夫人高藝珍就放

聲大哭，說：「嫂子，你看我成了這個樣子！」他此刻又黑又瘦，頭髮很長，確實有點狼狽。深夜，韓回到家，石見到韓又大哭一場。韓將石藏在後花園裡一座僻靜的二層小樓上。韓為朋友，不惜得罪當時中國南北兩位軍政巨頭，這就是韓的性格！

石友三很少下樓，深居簡出，相當神秘。他偶爾下樓，在花園散散步，練練自行車。三個月後，外面空氣已經緩和，石便搬出省府，住進商埠，漸漸又活躍起來。傅瑞瑗從英國留學空軍回國，來到濟南看望老長官韓復榘，碰巧遇到石，忙上前問候：「總指揮辛苦了，受驚了！」石笑道：「什麼辛苦了，受驚了，還不是又胡鬧了一陣子！說好了，明天我請你吃飯。」（註一五）

嗣後，石友三常陪韓復榘會見賓客，或外出巡視。韓應張學良之邀赴北平開會，石也跟著去。石花錢手很大，有一次，他寫了個條子，派人送給韓，說是沒錢花了。韓著副官楊樹森給他送去五百元。他不屑一顧，把錢扔到桌上，說：「這夠幹什麼的！」又指著他吸的雪茄菸，說：「你看，一盒雪茄就要五十塊。」楊吐吐舌頭，趕快跑了。（註一六）

石友三在濟南住了一年多，不甘寂寞，多次向韓復榘表示要搬到天津去住。天津是各種政治集團及社會勢力交匯之地，危機四伏。韓擔心石在那個環境中經不起各種誘惑，惹是生非，便以「哪裡也不如濟南安全」為由，勸其留下來。石性多疑，韓本意出於至誠，石反疑韓有別有他圖，

（註一五）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四十頁。

（註一六）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六頁。

乃秘密潛赴煙臺，乘輪至天津，住進日租界當寓公。果然，石一到天津，立刻被賦閒政客、失意軍人、日特漢奸、黑幫流氓所包圍，不能自拔。馮玉祥在日記中對石很不放心：「石友三已斷菸，惟仍同壞小子一起去玩，不免危險。」（註一七）

一九三五年，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石友三經蕭振瀛斡旋，被宋委以冀北保安司令，下轄四個團，駐防平北清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石友三任一八一師師長，駐軍河南湯陰。年底，升任六十九軍軍長，轄高樹勳新六師。一九三八年臺兒莊戰役後，升任第十軍團軍團長，在魯南山區打游擊。一九三九年一月，升任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移駐冀南。入夏，改任冀察戰區副總司令（總司令鹿鍾麟）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〇年一月，石部轉移至濮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根據蔣介石的意旨，密示與石素有嫌隙的高樹勳相機除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高將石誘殺於濮縣柳下屯，次日，又將石胞弟、石部教導師師長石友信誘殺於濮縣縣城。

一九三一年，「討石之役」後，馬鴻逵之第十一軍被縮編為第三十五師，調往河南對鄂豫皖紅軍作戰。一九三二年一月，就任寧夏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四年，聯合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在寧夏大敗孫殿英軍，史稱「四馬拒孫」。一九三五年，日酋坂垣征四郎陰謀於居延海地區建「蒙古共和國」，馬出兵將其剿滅，捕其首腦三人，押送蘭州綏靖公署處決。一九三六年九月，

（註一七）《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加授陸軍上將銜。抗戰軍興，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拒日寇於綏西。戰後出任西北軍政副長官、西北行轅副主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回原籍甘肅河州養病，脫離軍職。一九四九年二月離甘，經廣州、重慶輾轉臺灣。在臺被指控「擅離職守」而被「撤職查辦」。一九五〇年十月，經香港赴美國洛杉磯西郊當寓公，深居簡出，「養雞養馬」度日。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病逝洛杉磯。

馬鴻逵到寧夏後，始終與韓復榘保持信使往來，每年給韓的第三路軍贈送軍馬。

